

再会的可能性

(本篇约成文于2014年11月,2023年4月6日修改)

——最好,在诉尽衷肠之前,不要告别;
再会的可能性,即便不等于零,也无限接近于零。

一

有些面容永远不会再改变——比如眼前,在这张嵌入石碑的黑白照片上,看似灿烂的笑颜。洁净的大理石难以传递出温度,无法触碰的距离也佐证着现实的残酷。

白石麻衣将一束百合花轻放在墓前,缓缓起身,还是没有勇气回头面对与自己同来的三人。她挺直身子,拼命压抑住流泪的冲动,依然无法制止声音的颤抖,说:

“谢谢你们。能陪我来这里,真的很感谢。”

最靠近她的桥本奈奈未用力地点头,又不住地摇头;她右手挡住的脸上,泪水恣意流淌,液滴顺着面部的轮廓落在胸前。

另外的两人,秋元真夏只是低着头,早已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;西野七濑转头故意看向别处,假装若无其事,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,水汽充盈在眼眶。

她们正站在前桥市公墓的西南角,排列整齐的墓碑之中。

夕阳早已收敛了光线,照在白石毫无血色的侧脸上;阳光的暖意让白石麻衣倍感亲切,不禁偏过头去,用充满水雾的双眼望一望落日。斑驳的树影隐藏起惹眼的余晖,随风晃动,摇曳在枝头的残叶几乎要飘落。带着凉意的微风刮过耳旁,好似不留痕迹。

松村沙友理,这个名字有多久未曾提及了呢?

“天不早了,”白石无力地笑笑,“你们明天都有事,回去休息吧。我陪沙友理待一会儿。”

奈奈未会意,点头,又说道:“你也应该注意休息,最近都很忙,别把自己累垮了。对了,你是要明天就回去工作吗?”

“是的,明天我就回去,”白石回答,“还有事要忙。”

听到这句话,七濑迅速抬起头,只观察了白石的表情;接着,她握紧了拳头,仿佛下了什么决心,向白石走近几步,连被陡然增大的冷风吹乱的头发都无暇顾及。

真夏和奈奈未愕然,却展现出难得的默契,都立即停住离开的脚步,担心地看着七濑,生怕发生什么事情。

“麻衣,我……”话说出口,七濑又沉默,犹豫起来。

“七濑,有什么事?”麻衣发觉她的举动,微笑着转过身问她。

七濑的视线停留在墓碑那张遗像上,却伸手轻轻抓住白石的手臂。

“麻衣,那天的事,真的对不起。”

离开公墓的时候,白石麻衣收到了一条简讯,是生田绘梨花发来的。说是无论如何要在离开前桥市以前见她一面,有沙友理留下的东西拿给她看,希望她能来自己家一次。

“也好,很久没见面了。”白石想着,打开车门,坐进驾驶室。

她发动车子,系上安全带,检查后视镜里的样子。白石麻衣不禁想起半年多前的自己——那时还没有学会开车,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个机械白痴,不会也罢。

现在想想,果然世事无常,真是好笑。白石甩甩头,扯出一个显得面部十分抽搐的笑容,与平时在镜头前截然不同。

沿着走过无数次的路向前行驶,只用二十分钟,就到达目的地。显得有些老旧的店面素来人满为患,今天也不例外。白石麻衣将车停在路边,正解开安全带的时候,绘梨花就已经站在车前,很开心地向她招手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绘梨花走上前来，问道。

“昨天晚上。回来已经很晚了，就没来找你。”白石打开车门，一只脚踏在地面上站起身，搂住比自己略矮的绘梨花的肩膀。

“你吃晚饭了吗？肯定还没有，快吃饭吧，来。”

绘梨花迅速抓住了重点，拉着白石的胳膊走进店里。

店内飘散着的香味唤醒了沉睡的胃，白石麻衣顿时觉得不虚此行；她拿起筷子，就想着要大饱口福；但是上菜还有段时间，所以在那之前——

“绘梨花，”她突然换了一种语气，“你要拿给我看的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二

八个月前启程的那个晚上，七濑的那记耳光，还有痛感。

沙友理住院并被查出患有癌症的那段时间，白石正在准备参加一个月后在东京举办的偶像团体的甄选。

当医生面色凝重的讲述沙友理的病情时，和白石一同前去的奈奈未也不由得大惊失色。

即便是沙友理这样的吃货对吃再没有兴趣，白石也没有料到这种情况。

“还有希望吗？”震惊之余，白石的脑中只剩下这句话。

于是她强装镇定，却还是带着颤抖问道。

“因为检查的太晚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所以……”

“她最多再有半年时间。”

这句话简直是在宣判死刑；白石顿时有种窒息的感觉。于是去东京的计划被取消，除去咖啡店打工的时间，她都在病房照料沙友理。但她实在不忍心向沙友理宣告真相。

沙友理并非没有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毕竟超出想象的剧痛正吞噬着她的神经；但是她更好奇为何白石放弃了参加最终甄选的机会——成为艺人，始终都是白石的梦想，况且在沙友理看来实现的可能性也很大。

甄选的两周前，即将进行穿刺手术的时候，医生万般无奈，在她的逼问下向她承认了她病情的严重；一向对小事都有情绪化反应的沙友理，听到之后却十分安静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”

很平淡的回答，表情都不具有明显的变化。

之后那一天，当白石结束了打工，再度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，她交给白石一张清单，上面列好了自己最想达成的18条愿望。

“愿望太多了，”沙友理笑了笑，“一张纸好像不太够用。”

白石愣了一下，从她手中接过，随后满脸惊愕地看着那张清单。

没有等到她说话，沙友理一边将目光投向病房门的方向，一边自顾自地说下去，“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完成几条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能做到的事肯定不多了。白石，你的时间还很多，你的梦想还可以完成。所以，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”

“沙友理，你……”白石似乎想要反驳。

“我很认真的啊，”沙友理微笑着，打断了她的话，“而且，我的愿望，你会帮我完成的吧？”

第二天早晨，当七濑冲进白石的房间时，白石根本没有猜到她是来做什么的。

白石只好先将正在收拾的行李放在一旁，抬起头来；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七濑径直走到她面前，然后抽出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“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沙友理最好的朋友，”七濑的怒意瞬间迸发出来，几乎吼一样

的在质问她，上气不接下气，“现在离开算什么，就这样不管不顾了？丢下她一个人？”

如果不是沙友理在那张清单上写下了“白石成功出道”这一条，白石麻衣如何也不可能抛下重病的好友，孤身前往东京参加最终甄选。

“如果你认为，一定要留在她旁边才算是对她好，”白石左边脸泛着淡红色，带着愠怒，语气也竖起反击的尖刺，“那么随你怎么想，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。”

七濑大概是没有料到白石麻衣的反应，脸涨得绯红，却因为不善于吵架说不出有力度的话语。僵持半分多钟过后，她带着满满的怒意瞪了白石一眼，转身就走。

那样的神情会出现在七濑的脸上，白石从未料及；和沙友理同乡的她，有这种反应，是出于真正的担心吧。

但白石还是当晚就出发，坐着电车开始了旅程。

三

来到东京，就变成东京一样的节奏。

安顿下来之后那几天，白天的时间多半都在打零工，傍晚则是发传单；结束一天的工作以后，回到租下的房间，洗个澡后就沉沉睡去。

最终甄选的压力早就被繁忙冲刷得一干二净，打电话问候的时间都无比珍贵。但是距离比赛还有一周的时候，奈奈未的电话却带来了不太好的消息。

“临终关怀？”机械地重复这个词后，白石禁不住叫出声。

“是的，”奈奈未竭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，“她打算放弃治疗。”

“你们难道没有拦着她？”白石的语气颇有诘责的意味。

“医生说要尊重病人的想法，”奈奈未注意到白石的情绪，仅仅是叹了口气，“我们只好将沙友理接回来，让她在绘梨花家里住下。这样还方便照顾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拜托你们了。”

说了这一句，白石便无心再听下去，直接结束了通话。

甄选并不公开，在一幢 8 层的小楼中举行。

“8 层 807 室……”白石咕哝着，还没有走出电梯，就被拥挤的人潮卷走。她跟着众人进入像是准备室的房间。里面有限的位置早已经被别人占领，不少人正站着挤在镜子前，仔细观察着自己的面容，大概是害怕不能给评委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房间内的空气混杂着湿热与多重香气，让白石有些烦闷；她索性退出房间，在附近的走廊调整呼吸。距离正式开始只剩不到十分钟，她发热的面颊急需变换颜色。

“怎么不进去等待呢？”她右侧传来低沉又有点含糊的声音；来人身材肥胖，带着黑框眼镜。

他似乎是比赛的相关人士，白石这样觉得，但又不敢肯定。

“里面人太多了，”她鞠了一躬，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抢不到位置。”

“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啊，甄选准备得很充足吗？”

这位看上去 50 多岁的中年男人推推眼镜框，双手抱臂。

“没有，”白石用力摇头，认真地回答，“而且——我连现在自己看上去怎么样都不知道。”

这个男人好像觉得自己发现了很有趣的事情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在这个动作下挤成一道缝。

“秋元先生，”一位身着工作服、胸前挂着通行证的年轻人走了过来，“原来你在这里。评审快要开始了，这边请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被称作秋元先生的人说着点点头，又对白石鼓励道：

“没关系，年轻人嘛，机会多的是，多等等也好。”

白石似乎看出秋元先生要挤眉弄眼的架势，但是他的脂肪不太支持。

强忍住笑意，“嗯，我会记住的。”

从绘梨花家里回到酒店，白石还是感觉一阵烦乱，倒在床上直盯着天花板，双眼放空。

接下来，似乎是新的开始呢；她想着，闭上双眼，试图保持平稳的呼吸。在著名导演的电影中扮演性格鲜明的女二号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机会，一定不能轻率对待。开机仪式定在后天，白石早就踌躇满志。

说起这个机会，还要感谢秋元先生。甄选未入前十之后，秋元先生联系到了白石，问她愿不愿意尝试一个有些冒险的机会，也就是进入秋元先生企划的新女团——但至少是个机会，她还是同意了。

毕竟对于已然 21 岁的白石麻衣来说，仅仅拥有短大的毕业证书，是不足以维持像样的生活的。

随后她接受安排，在当红明星的电视剧中出镜 0.3 秒，饰演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路人。

还有，她搬了家。

新的住处代表着找到一个室友分摊费用的可能，而且合租第一个月的费用也由签下她的公司代付。不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会拥有这样的室友。

星野南，15 岁，目前休学状态。

四

被自己的手机铃声闹醒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；白石麻衣摸出不知何时埋在被子下的手机，凭着感觉按下了通话键。

“你好，”她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，“我是白石麻衣。”

“我是真夏，”传入耳中的声音带着熟悉的温柔，“就是问问你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在东京的地址？今年的苹果酒快要上市了，我就想给你寄一些——我记得你还是很喜欢喝的。”

白石捏着手机，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份关心；从前也并非和真夏关系亲密，但自从自己到东京以来——准确的说，是从沙友理患病以来，真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关心。

“真夏，谢谢，地址我等下发给你。还有，一直以来都辛苦你了。”

沉默几秒钟，她回复道。

“啊，没事的，”真夏笑了两声，“我做点能做的而已，别的又帮不上。你还没出发吧？已经中午了，工作还来得及吗？”

白石这才想起时间，急忙看了眼枕边的手表；12:20。

她一下从床上弹起来，“对不起，真夏，下次再跟你聊。”

听到“嗯”这样的回复后，白石麻衣挂断了电话，看了眼屏幕，就将手机扔到一旁。锁屏那张和星野的合影却使她想起来另一件事：

15:30，自己应该出现在星野的生日聚会上。

自高速路向千叶市的行程，车速维持在规定的最高限度；两个月前的那一天，白石甚至以超越此刻的速度行驶，只为了节省几十分钟的时间。

当晚她接到奈奈未的来电时，刚刚结束了一天的日程，疲累到只想倒下睡觉的地步。电话里面奈奈未的语气暴露出从未有过的慌乱，语无伦次。

“我给你打，打了那么多……那么多次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刚才在上发声训练课，没有听到。”

“沙友理现在已经在抢救了，”似乎是七濑抢过了奈奈未的手机，听筒传来她的声音，“你如果有时间就马上回来一趟。我可不希望到最后你都见不到她一面。”

白石拿着手机呆在原地，直到几分钟后经纪人发现她还没有离开练习室，叫了她名字。

“白石麻衣，你还不走吗？很晚了。”

白石如梦初醒，冲着经纪人僵硬地扯出笑容，抓起提包就跑了出去。

那辆为了交通方便租来的小轿车，终于派上了用场。

记忆中，与沙友理告别时她的那句“我等你回来”声犹在耳，却在现实的世界找不到可以依托的痕迹。白石的不安与惶恐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加重，脚下踩踏油门的力度也越来越不受控制——至于收到好几张罚单，那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了。

14:46，白石麻衣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，停车，拿起正在响铃的手机。

屏幕上显示着星野的号码。

“这么着急，是怕我到不了吗？”白石笑了笑，选择了接听。

“你好，请问你是白石麻衣小姐吗？”

陌生男性的声音，有些沙哑，态度却很温和。

“你是谁？”白石猛然间警觉起来，不自觉提高了问话的声音。

这时候红灯已经变为绿灯，白石只好用左边肩膀夹住手机，右手扳动档杆，另一只手握住方向盘，踩下油门。

“请你再说一遍好吗？”

即便车辆的鸣笛与轮胎的摩擦音再嘈杂，白石的世界还是瞬间变得静寂。

她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——

也许，重复一遍，只是为了更加安宁。

五

苍白而略显病态的肤色，清澈却不太明亮的眼睛，小巧的鼻子和嘴，以及尖尖的下巴；这是星野南留给白石麻衣的第一印象。按她的说法，所有的五官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“精致”。

初见到星野的时候，成为艺人的白石麻衣都觉得，自己的长相不够美丽，不能成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尽管星野的父母并没有向白石解释身为初中生的星野为何不在学校，仅仅是表示希望她能对星野多加照顾，白石也隐隐猜到了一些可能，但并未费心确认。

星野并不像同龄人一样好动，多数时间只是坐在窗前俯视着街道，偶尔行动起来也比较缓慢。不过白石太忙，一开始星野表现出交流的愿望也只能作罢。

大概是同住的第五天，下午三点多，星野来到客厅，手里捧着一本书。那时候白石一脸疲惫，倒在沙发里，头发散乱，右臂斜横在胸前；星野默默看着她，那种有点害怕又想接近的样子让白石觉得很有意思，于是开口主动和她说话。

“不用去学校吗？”她笑着问道，同时左臂支撑起身子，坐起来。

此后白石和星野聊天也渐渐多了起来；星野似乎很少与白石这样忙碌却充实的人对话，所以显得格外珍惜。另一方面，有限的空闲时间奉献给一个相识仅仅几天的孩子，对于白石来说也是第一次。

“就好像是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”

几天之后，在被奈奈未打来电话问及近况时，白石这样形容道。

“抱歉，约你出来我反而迟到，”秋元先生说着，脱下大衣，肥胖的身躯挤进座位，在白石的对面坐下，“等很久了吧？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白石显得很紧张，笑容也有些僵硬，“又没有耽误什么事。最近太忙了，连可以坐下发呆的时间都很少了。”

白石回到前桥市的前一天，秋元先生第二次给她打电话，希望可以见一面。

他们光顾的这家咖啡厅，位于东京地标大厦的顶层。从这里望下去，拥挤的人行道和往来的车流，就是繁华的最好证明。连缀在一起的灯光绵延至远处，最后隐没在城市的边缘。现在是 22:15，但这座城市还远没有进入沉睡。

“喜欢这里的风景吗？”点完单后，秋元先生望着窗外，问道。

“谈不上多喜欢，”白石麻衣却否定，摇摇头，“但是我总觉得，自己属于这种地方。”

秋元先生点了点头，又说：“我听你的经纪人说，你在家乡那里有个朋友去世了？这次请假回前桥市也是要去拜祭吧？”

“把你叫出来，是要了解一件事，”他并不等白石回答，只是一味说下去，“那场比赛的失利，对你影响很大吧？所以直到今天，你在镜头前的表现都和别人一样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那么多人都在后面当背景，至今为止你也只是其中之一——我决定把你签下来，正是因为你很不同；那天在走廊看到你的时候，给我那么直白的回答，不正是你的优点吗？”

白石不知如何回答，默默地听着秋元先生教训。

“身处这个行业的荣耀与危险，我想你已经很清楚了，”秋元先生扶了扶镜框，表情十分严肃，虽然低着头的白石未必看得到，“我一直认为你是‘会妥协，却不屈服’的存在。很多事情，该做还是不该做，你也很明白。从今以后强硬一点吧，你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；至少现在，不管你距离家乡多远，我们一起从这里看到的这个风景，就在你眼前了。当然会有更辉煌的风景让你看到，但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要看你如何努力。接下来的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住。”

用力点了点头，白石总算理解自己身处此处的缘由。

“我还有事，要提前走了，账单我来付。啊，”他拿着衣服站起身，伸手抓起桌上的账单，脚步却又顿住，接着躬了躬身，“总是忘记向你道歉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向我道歉？”白石被莫名其妙的转折点吓到。

“甄选的事情，你还是很在意吧。没有让你进入前十，是我的意思，尽可以怨我。但是我不可能为我的行为感到后悔，我相信你将来也会赞同我的做法。”

六

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是沙友理生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；两年前，当白石买下它作为沙友理生日礼物的时候，的确不可能想到，它在其生命最终章中会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。

回到前桥市那天，吃过晚饭后，白石在绘梨花充满食物香气的家中，重新见到了这本书。

“就是要给我这本书？”将书从绘梨花手中接过，白石满心诧异地问道。

绘梨花并不回答，趴在桌上，用胳膊垫着下巴，歪着脑袋，略有些出神。

送给沙友理这本书的时候，以没头脑闻名的沙友理还试图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文艺青年，并且大声向大家宣布，惹得周围的朋友纷纷买书送她，白石自然不会例外；虽然后再说起，都是笑谈。不过她终究是读完了，这让白石颇感欣慰。扉页上，那不太漂亮却还

算工整的赠言还未褪色，应当读着它的人却已不在。

白石的目光黯淡下来，接着反复摩挲书的封面。

“那天下午——也许，就是她最后一次从我家花园散步回来的那天，”总是乐天派示人的绘梨花，此刻少有地陷入回忆，目视前方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硬是把书塞给我，要我替她还给你，就好像——就好像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一样。”她的语调充斥着伤感，手指也不自觉地在桌面画起了圈圈。

白石听着，却几乎不敢正视她的表情，只是右手食指挑开书页。纹理细致的纸张所造就的触感，忽然间有了令人感慨的温度；书的后几页里，好像夹着什么。顺着缝隙打开，却见完整的叶片掉下，附赠一张沙友理留下的纸条。

「给白石：

相信你永远是最幸运的

——沙友理」

白石麻衣合上书，顿时泪如雨下。

始终无法坦然面对的那场离别，是在两个月前。

来到前桥市市立医院时，已经接近晚上七点钟；密布的阴云边缘，暗红色的光影从狭小的缝隙中显露出来，成为背景中唯一的点缀。白石的车速很快，最后自然免不了用力狠狠踩下刹车。刚刚将车勉强斜插在停车位里，她就拉起手刹，伸手打开车门，下了车。

冰冷的雨水瞬间打湿了白石的全身，让她的运动服紧紧贴在背上。她不禁打了个寒颤，肌肉也隐隐颤抖起来；接着，她摇摇晃晃地冲进大门，朝着急救室跑去。

在通向急救室的长廊入口，不自觉停下了脚步；门上方，那指示手术状态的灯牌尚未熄灭，沙友理的家人和几位朋友正在长廊中等待。

一时间，恐慌和惊惧袭上心头；白石喘着粗气，将视线投向一张张忧伤的脸。

奈奈未率先对她开口。

“麻衣赶来很疲惫吧，”同时拉过白石的手臂，与她一同坐下，“不要太慌张，我们都在这里了。”

想哭，却没有眼泪；白石第一次发觉现实的重压可以带来纯粹的麻木。他们一直等到急救人员走出手术室，等到那个指示灯熄灭，等到一张洁白的布宣示生与死的隔阂，才终于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。

可是，白石想，我很想亲口告诉你那些愿望是可以成真的，我想让你看到我实现梦想、站在聚光灯下的样子。

七

送别了秋元先生，白石一个人默默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身边接连驶过几辆飞驰的轿车。

她不经意地抬头；眼中，并无皓月的星空在人工焰火的映射下消磨了几分光彩，星星的数目也少了许多。不由得停在原地拿出手机，拍下这片此后都要依赖的风景。

这个时间，星野已经睡下了吧；白石看着屏幕右上角的显示，这样想道。再过两天就迎来16岁生日的星野，似乎从过完上一个生日的那天起，就在期待着这天的到来——毕竟作为一名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，可以期盼的东西，没有很多了。

想到这里，白石不禁叹了口气。

穿过最后一个路口，来到公寓的楼下。楼前的治安亭里，明显带着倦意的保安强打起精神，向她打了个招呼，她也微笑着回应。

走进公寓楼，登入电梯。随着电梯上行，白石总算是放下了紧绷的神经。

她掏出钥匙，打开房门，看到客厅还亮着灯；在茶几上，一只矗立着的米白色礼品袋

尤为惹眼，袋口夹着一封便笺。

「白石姐姐：

今晚我不在公寓住了。

生日会在后天 15：30，地点在我家，会有人带你带路。

这副耳坠记得要戴上哦！

——star」

“star”，是星野给自己的称呼；便笺上，那不太工整的字迹也证实这确是星野南亲手所书。白石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，拿过纸袋，掏出里面包装精美的盒子。

耳坠是星形，看样子似乎是银制。白石笑起来，把耳坠放在手心里。果然，星野对自己名字的喜爱一如既往，绝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消减。

她走向梳妆台，仔细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决定将耳坠戴上。想到自己对如此星野言听计从，白石禁不住有些头痛；不过，就由她任性吧。

此时此刻，她当然不会想到：再会的可能性，如此接近于零。

对于星野来说，这种感觉绝不是第一次。

肺部的沉重与疼痛强烈地占据着她的神经，加速跳动的心房引发出烦躁的情绪，紧抓在手上的被单已被冷汗浸透。她无法躺下，只能坐在病床上。

突然间，呼吸道的振动再也无力被控制；她弓起背，大声地咳嗽起来，口中随即涌出许多粉红色的泡沫。

医生的脸色霎时变得更加难看，立刻拿起一旁装有吗啡的针管，注射进她的皮下。

星野稍稍恢复了平静，然后半卧在床上，微睁着眼睛，快要失去意识。

氧气瓶中的高浓度氧气充入她的呼吸道，减轻了肺部的负担；随着又一针强心剂打入身体，星野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，她昏了过去。

一个好像睡梦一样的世界，就这样呈现在星野的眼前。安静得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，却好像可以飞翔在空中，腾起、翻转、跳跃，仿佛正常的孩子一样。粉红色的背景中，巨大的色块没有清晰的轮廓；唯一可以看到的，是大约在天空正中央的位置，一颗银色的五角星。这时候，自己的手忽然有了温暖的触感，真实得不像是在睡梦中的世界。

确实不是睡梦中的世界——

白石麻衣跪在床边，双手握住星野那只插满输液管又没有温度的左手。

星野睁开眼睛，却感受不到曾经困扰自己许久的痛楚；她看到白石满面的泪光，以及看到自己苏醒后的欣悦；她看到父母亲和哥哥涕泪俱下，然后冲近前来的姿态。

可是，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回应这一切了。

放弃了像白石一样表达热情的方式；星野拼尽全力，也只是微笑了一下。与死亡抗争的最后关头，她选择了告别永远的苦楚——

“谢谢。”

这是她最后，可以让世界听到的声音。

——完——

后记

在完成文章的近九年后，打开高中时代的作品真的很奇妙。

如果一个时期的作品记录了那时候全部的自己，那么如今的我就像浏览快照一样地，和那个时期拥有同样的呼吸了——很庆幸，即便是今天的我来阅读这篇作品，也依然感觉到自己未曾改变的部分和人生中始终值得夸耀的部分。

即便是经过了现在的改编，这篇文一定也有令人不如意的地方；这没什么办法，现今的我肯定不会选择绝症这样的主题。在完成这部作品后空白的六年中（2014 年-2020 年间没有完成的作品），人生的经历教给了我一些现实——以后也只写阵痛就好了，毕竟生活的残酷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尽管我在完成《再会的可能性》的那个冬天所感受到的，所谓自己存在的使命未能在空白的时间里履行，但最终也被另一个冬天拯救，让我知道持续至今的心跳有其意义。

感谢阅读这篇文的读者（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），也愿曾为我们的青春增添光彩的所有人都依然保持那样的光芒。

INTEANCHOR

06/04/2023